

華

人



We Chinese in America

2023年4月, 第二十三卷, 總第259期 (Since 2001)

田浩江：把中國歌劇推向國際舞臺

我的大姐——大堰河

“溫暖社區的天使”——藍玉蘭的故事

長者頂呱呱



把中國歌劇推向國際舞臺

——著名歌劇演唱家田浩江的藝術與生命

劉麗容

2022年聖誕節我收到了最好的一份禮物，這份來自紐約的禮物是田浩江先生所寫的一本叫《角鬥場的圖蘭朵》的書。當我從郵政信箱拿到了這本由他親自去寄的書時，我倍感親切，打開了書看到了大師為我提的字更是興奮不已。

抱著書回家就慢慢地欣賞。2022年的最後一天12月31日，我已經把書看了大部分，看到痛處我眼淚就一直流下來。看到他的成就我心底為他喝采。我與此書共渡一個難忘的歲末。2023年新年的那天，迎接我的就是田先生最後的幾章。看這本書就好像看到田先生一樣，他的心路歷程：甜酸苦辣，淋漓盡致。由他的筆下流露的出來著他堅強的個性及他豐富的感情。這一本書是值得大家來欣賞的。田浩江先生是華人四月份的封面人物，讓大家都有機會來近距離的了解這一位闖入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站在世界舞臺絕無僅有歷久不衰的華裔男低音。

田先生是北京人，是首位在著名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簽約20年的中國歌劇演唱家。大都會歌劇院是所有對音樂有志向的人嚮往演出的地方。也是許多音樂家夢寐以求希望演出的地方，田先生能由此殊榮，實屬是全世界華人的驕傲，田先生演出過五十多個主要的角色，演出的場次高達1400百多場。在這個國際的舞台上田先生佔有一席之地，難能可貴。田先生在中國國家大劇院、江蘇大劇院等製作了十幾部中國原唱歌曲的首演中擔任過主角。田浩江先生是愛iSING!蘇州國際青年歌唱家藝術節的創辦人兼藝術總監。這是一件巨大的世紀工程，他能有如此的遠見及魄力令人佩服。他的英文自傳歌劇人生入選紐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系列書籍，相信讀者們一定受益匪淺。他獲得美國丹佛大學終身成就獎，俄國BraVo國際藝術家評審最佳歌劇男



封面人物

聲獎，他也獲得紐約曼哈頓音樂學院榮譽博士學位。他擔任策劃導演編劇監製製作演出了上百場音樂會和舞台劇。他的一生非常的曲折，他的經歷也與一般人大不相同。從他的生命之中，他找到了他的熱愛，從他的生活之中，他找到了他的做人的道理，從他的表演之中，他找到了他的韌性，全世界的華人都應該熟悉他的故事學習他的精神以他作為榜樣努力不懈向前邁進。他的書我們都應該要拜讀，書內的精氣神豐富多樣，是一本值得保留的書。在美國購書非常方便網址www.chinasprout.com我鄭重推薦。

來美背景：來美過程、年代、主修、專業訓練

我是1983年12月17日從北京來到美國科羅拉多丹佛大學讀聲樂研究生。當時我只會四句英文，但是為了實現我的夢想，我湊齊了單程飛機票的費用。雖然在國內我就讀於中央音樂學院的聲樂專業，但是由於文革的影響，學校的課程並沒有科學地製定。我的聲樂學習主要是以民歌和革命歌曲為主，因此我只能背誦兩首半西方的聲樂曲目和半生不熟的歌劇選段。出國前我沒有看過任何一場歌劇，對歌劇的了解基本等於零。我只知道帕瓦羅蒂是一位意大利男高音，號稱“男高音之王”，聽過一次他演唱的錄音，還有一位叫多明戈的男高音，長得很帥，也很有名氣。在我去年出版的《角鬥場的圖蘭朵》散文集裏，我分別寫了這兩位歌劇大師的故事。我很幸運地跟帕瓦羅蒂唱過三部歌劇，跟多明戈唱過十二部，但是在來美國時，成為歌劇演員還是個遙遠的夢想。我對歌劇的理解和認識非常有

限，而生存問題則是擺在我面前最現實的問題。1983年12月17日走出肯尼迪機場時，我肩背吉他，有些不知所措。如果沒有別的辦法，我想到的是在大街上彈吉他唱歌來掙錢。但我並不害怕困難，我曾經在工廠裏當了六年半的工人，經歷過上上下下的青春時代，我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和勇氣。

請介紹分享你演唱生涯甘苦經驗

在丹佛大學三年半的學習過程很有意思，因為跟我在國內長大的經歷完全不同。很多留學生後來很少提及在美國留學時打工的經歷，我就不在乎。就是通過在學生食堂洗碗、在中餐館端盤子、打掃骯髒的電影院、給糖果店清掃粘鞋的地板、給富裕階層人家打掃房屋……我才真正地了解了這個國家人們的生活狀態，這個社會組成的結構，從而把書本上和電影裏知道的美國，真實地和自己的人生融合起來。

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歌唱家，必須要有極為豐富的人生經歷，這樣才可以在舞臺上呈現一個真實的人，一個有七情六欲，有內心世界感覺的人。於是經歷就極為重要，沒有愛過的人怎麼在舞臺上表現出愛？沒有在痛苦中煎熬過的人，怎麼在舞臺上演出一個孤獨、壓抑、憤怒的角色？有的時候，跟我一起工作的西方指揮、導演、歌唱家們，聽我講我青少年時期的一些經歷，尤其對我十五歲就開始在工廠幹一些很沈重的工作時，會帶著深為遺憾的眼神，說很抱歉我經歷過的這些艱辛。我告訴他們：幸虧我



有這些人生經歷，匯集在我的舞臺生涯中，使我可以準確地感受到人生的喜怒哀樂，孤獨、壓抑、狂喜、傷感、還有珍惜，幫助自己完善了一個又一個的歌劇角色，我對我的經歷充滿著感激。

人都有夢，我發現我的夢是在各個族裔的文化中萌發的歌劇夢，再準確一點——舞臺夢。

在美國學習和進入歌劇界初期的種種艱難，我在我的《角鬥場的圖蘭朵》裏的二十篇散文中都有形容。我是第一代從中國到西方學習聲樂的青年歌手，我們經過的是文化的沖突，種族的隔膜，價值觀的突變，還有西方歌劇界對我們中國歌手的嚴峻考驗。

走上西方的歌劇舞臺，從最小的角色演起，爭取演出重要的角色，在最好的歌劇院演出，爭取足夠多的合同，保持在歌劇舞臺上不斷地呈現出色的演出，這每一步都要付出艱辛的努力。你會在堅持中不斷地問自己——我到底要什麼？我的奮鬥是為什麼？

你可能要用一生去尋找答案。

請談一下你的夫人。

有很多讀者寫信給我，說在我的書中經常提到瑪莎。儘管我沒有特別強調她的存在，但她一直陪伴在我身邊，我們已經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這種默契與親密，成就了我們最真實的狀態。

她的名字是Martha Liao，為了配合出版社要求的翻譯，我將她的名字翻譯成了中文——瑪莎。

瑪莎生於英國，在香港長大。在完成UPenn的物理化學博士學位後，她花了很多年時間研究人類遺傳學。後來，她遇見了我。由於她本身就喜歡彈鋼琴和聽歌劇，加之我歌劇事業的發展，她開始參與我的演出，擔任製作人，並在歐洲簽約演唱會。我們雖然時常分隔兩地，但我們的關係卻越來越緊密。於是，她放棄了科研事業，於九十年代中期“提早退休”，和我一起旅行，一起去不同國家的歌

《角鬥場的圖蘭朵》新書暢聊音樂會



Martha and Tian 2023 CNY 2

劇院演出，一起製作文化交流項目。

瑪莎是一個非常喜歡幫助人的，我是最幸運的一個，因為我得到了她長期的幫助。1987年，她在丹佛創立了“美國亞裔表演藝術中心”，幫助了許多中國青年歌唱家和樂手在美國學習和發展事業。我們曾經共同策劃並實現了許多跨文化的音樂交流活動，證實了藝術與科學的結合可以取得成功。

瑪莎是一位極為出色的大廚，許多人在歌劇界都品嘗過她的佳肴。她最出名的菜品是北京烤鴨，一般認為烤鴨的製作過程繁瑣，至少需要三天的時間。但是瑪莎的做法非常簡單：前一天購買鴨子並晾乾，第二天淋上一層汁，放入烤箱烤約三個半小時，即可品嘗色香味俱佳的烤鴨。自從我們於1991年從科羅拉多州搬到紐約後，30多年來，瑪莎已經烤了2040只鴨子，停止登記後至少又烤了200只。許多朋友在歌劇界、特別是大都會歌劇院的朋友都吃過瑪莎的烤鴨。有時排練過程中出現沖突或者大家情緒不佳甚至爭吵時，來我們家吃瑪莎做的飯菜，尤其是品嘗過她的烤鴨，所有的煩惱都會消失無蹤。

你們出版角鬥場的圖蘭朵的動機為何？

《角鬥場的圖蘭朵》是我大約用了三年寫成的散文集，也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寫書。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寫書，雖然我喜歡看書，但看書和寫書畢竟是兩回事。我有一個

封面人物

忘年交，一位我非常敬佩的學者，一位文學批評大家。這本書是在他不停的的鼓勵和嚴苛的鞭策下寫成的。在我這本書的後記有關於他的介紹，我說“沒有瑪莎就沒有這些故事”，但“沒有這位忘年交就沒有這本書”。他不願意我總提他的名字，書的後記裏有。

出版動機？我沒有動機，也不覺得這是一本回憶錄，更不是一本勵誌的書。我從1985年在美國走上歌劇舞臺，從最小的角色演起，到今天已經唱過38年歌劇。我很幸運在很多城市和國家的歌劇院演出過很多歌劇。尤其是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二十年，還有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的種種經歷，使我有資格成為一個東西方歌劇界的發展和起伏的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我可以成百頁嫻熟地背誦許多歌劇的樂譜，也可以深深地記住了許多有趣的經歷和認識的人，我發現無論是歌劇巨星，還是紐約地鐵裏拉琴的流浪樂手，甚至淪落成無家可歸的歌手，都有故事，都值得我反思一下人生，都可以幫助我更多地認識這個世界，更讓我能感覺到可以做什麼。有這麼一個感覺就這樣自然地來到我的面前，讓我決定必須要完成——寫這本《角鬥場的圖蘭朵》。

出書的過程對於一個沒出過書的人是一個掙紮的過

程，在這裏必須要感謝三聯書店和活字文化，他們“逼”著我走進了這個完全陌生的領域，摧毀了我的不自信。

你最敬佩的人是誰？為什麼？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從古到今，人無完人。人對人的認識是會變的，隨著時代的變遷，生活的改變，對人的認識也會改變。我的書裏描寫了很多人，都是真實的人，很多都是讓我非常尊重的人。最敬佩的？有時會有對某個人這種感覺，都是片刻，尤其是我發現敬佩的人也會有弱點的時候。我寧願更相信真誠、理解、和尊重。

您以前和現今的社會參與、服務、貢獻？

一個歌唱家對社會的參與就是演出。服務社會就是為大眾演唱。演唱就是貢獻。

是什麼力量推動您數十年如一日地努力不懈辛勤工作忘我的不斷向上？

個性所致。我不是一個思想者，我是一個行動者。我相信靈感和冥冥之中的呼喚。在我人生的轉折點，總會聽



到靈感的呼喚，任何人都不要拒絕呼喚，它會出現，如果你可以聽到，一定有它的原因，於是就行動，跟隨呼喚。

關於中華文化與世界個地文化的交流互鑒，您有哪些新的思考和觀點與我們分享？

我們從東方來到西方，也會從西方回到東方。命運會帶著我們前行，我們一定要記住把故鄉的感覺隨身攜帶，隨處即可生根開花——無論你在何方。我永遠認為文化絕對不是孤立的，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閉關自守拒絕融合。時代已經不同，互聯網更是大幅地加速了人們的交往和溝通——無論你在何處。音樂文化就是一個例子，就算你不懂對方的語言，你們相互唱一首自己的歌，你們一定會成為朋友。我相信歌唱的力量，能融化人心的力量，可以穿越任何屏蔽，任何阻擋，任何種族。

我們十一年前創辦了《iSING! 國際青年歌唱家藝術節》，至今已經有30多個國家將近400位年輕的歌唱家參與。各國的歌唱家學習用中文演唱，中國的歌唱家們學習西方的歌劇和語言，我們已經在中國和美國20多個城市演出過40多場音樂會。今年一月我們iSING! Suzhou藝術節的

高僧鑑真，歌劇《鑑真東渡》，江蘇歌舞劇院，南京



菲利普二世，歌劇《唐卡洛》比利時利也治皇家歌劇院

歌唱家們和著名的費城交響樂團在紐約林肯中心和費城，舉辦了兩場音樂會，來自十個國家的歌唱家們用中文演唱了十五首新創作的唐詩作品，這是東西方聲樂界首次由國際範圍的歌唱家們與世界著名的交響樂團，演出整場的唐詩作品，作曲家們來自六個國家！有什麼能比這樣的音樂事件更加震撼和感人的演出呈現呢？

您在多所世界著名歌劇院演出，您覺得哪家最有特色？為何？

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是我最熱愛的歌劇聖殿。當然還有很多國際一流的音樂廳和歌劇院，譬如：日本東京的山多利音樂廳、阿姆斯特丹的歌堡音樂廳、北京的國家大劇院、廣州大劇院的歌劇廳、阿根廷的科隆大劇院等等。為何？音響。這些劇院的聲音效果一流。

您最喜歡的歌劇是哪個？請分享您喜歡它的理由

總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唱過幾乎所有意大利偉大作曲家威爾第歌劇中的男低音角色，每一個都喜歡，每一個都非常難唱。由於是男低音的角色，普通觀眾不會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威爾第對他筆下的每一個男低音角色都傾注了深厚的情感，注入了歌唱的力量。我最喜歡的？有他的傑作《唐卡洛》，《西西裏的晚禱》和《西蒙波卡涅拉》等，這些歌劇中的男低音主要角色都是世界一流。還有最喜歡的？有法國作曲家古諾的《浮士德》，裏面的男低音主要角色魔鬼梅菲斯特是我的摯愛。

喜歡一部歌劇首先要去看這部歌劇，去歌劇院看實況演出，要去感受真實。不要拒絕自己，不要恐懼歌劇似乎高高在上的冷漠。歌劇的音樂——我說的是經典的歌劇——會感染你，震撼你，會誠實地向你展示音樂的魅力——我說的是經典歌劇的魅力。敞開自己去感受吧。

請向我們介紹一下您主持的iSing計畫。

我們是2011年創辦的iSING! 國際青年歌唱家藝術節，



劉四爺，歌劇《駱駝祥子》，北京國家大劇院



格里明公爵，歌劇《尤金奧涅金》，俄國馬林斯基歌劇院

這是一個公益性的藝術節，所有能夠通過我們專家組嚴苛考試的各國歌唱家，我們都會提供全額獎學金讓他們來學習，不收學費並提供食宿。學習和訓練以及演出的要求都是國際水平的。我們從2014年開始每年夏季在蘇州舉辦大約一個月的iSING! Suzhou藝術節，得到蘇州市和蘇州工業園區的支持。這是東西方第一個國際青年歌唱家聲樂藝術節，所以得到世界範圍上萬名青年歌唱家的關注，培養中國的青年歌唱家也是我們的宗旨之一。已經有來自三十多個國家近400位青年歌唱家參加過我們的藝術節。到目前為止，大約有二十多位iSING!的中外歌唱家已經在美歐重要的歌劇院出演主要角色。

您接下來還有哪些個人規劃？

我不想讓上帝笑話，所以不想製成具體的未來規劃，不過有繼續寫東西的願望。我的《角鬥場的圖蘭朵》出版以後收到很多人的反饋，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大家提到很多問題給了我不少啟發，使我在考慮繼續寫下去，寫什麼？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索的問題。同時我在盡量的閱讀，讀經典的文學作品，尋求靈感。這是我第一本用中文寫的散文集，能出版是一個驚喜。最近有時間時我也會拿

起自己這本書重看一些章節，試圖得到新的啟示——用自我批評的方式。

我非常珍惜大家對我的鼓勵，也發現在無數盯著手機看的人之中，還有人看書，多好。

當然，舞臺對我仍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寫作和歌唱都是那麼迷人，有可能兼顧嗎？

2023年新年開啟之際，您對新的一年有怎樣的期許和祝願，對全球華人有怎樣的寄語？

世界充滿著未知，我們每一個人都面對同樣的氣候與環境變遷的危機，都經歷著瘟疫的威脅，都感受到世界範圍的沖突和戰爭的可能。

但還有希望，還有溫情，還有愛。

別忘了內心的呼喚，

做該做的事，

為了未來。

田浩江《圖蘭朵》大都會歌劇院2011年，Timur in TURAN-DOT, the Metropolitan Opera

